



11月20日,由西藏文联主办的平措扎西《寻迹》研讨会在拉萨举行。这是平措扎西在研讨会上发言。



一个人的深情,常常表现在他对故乡的感念上。当一部洋洋洒洒近40万字的为故乡立传的文化散文《寻迹——在珠穆朗玛峰脚下》出版时,作家平措扎西直白地表达:“我祝愿这是我毕生写下的最好的一本书,成为献给生养我的故乡的

最好礼物。”

这部沉甸甸的、被区内外学者、文学评论界称为“日喀则文化百科全书”的作品,是骏马奖获得者、西藏著名藏汉双语作家平措扎西继《世俗西藏》后,花费七年光景,独自循着历史足迹,踏遍故乡日喀则所属18个县区,以双手合掌之虔诚完成的一部以日喀则为基点的故乡之书。

故乡早已融入血脉,一方传奇之地孕育初心

“故乡是什么?有人说,是祖辈迁游各处最后定居的地方。我思忖许久后想,故乡是给你区别于其他人语调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言。”平措扎西说。

“作为日喀则人,我生下来就融入她的怀抱。”在拉萨市雪新村一处静谧的家庭茶馆里,平措扎西满是故乡方言的语调,充满了对家乡的浓浓深情。

有着“千山之宗、万水之源”美誉的日喀则,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重地。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平措扎西而言,故乡日喀则母亲般宽广的胸怀常令他心生敬意,更以她博大精深的文化熏陶,滋养了他对藏地文化最初的认识。

在这片高天厚土上,平措扎西接受了最初的精神熏陶和心灵滋养。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从小就特别关注藏族文化,而这种特别的关注,仰赖于他出生的家园是日喀则——那可是从古至今,藏族文化历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重要区域。

“在我看来,日喀则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也是西藏文化潜力最深的一个地方。”他说。

在平措扎西的儿时记忆里,日喀则的清晨是被扎什伦布寺清脆的法号声中吹醒的。对从小就特别喜爱文艺的平措扎西来说,扎什伦布寺的法号,就像是晨曦里的一股清泉,悦耳,且经久不衰。

出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平措扎西,享受过时光很慢很慢的岁月。在日喀则的老城区有一所格萨拉克(关公神殿)小学,这所小学连着居住在日喀则老城区的人们关于遥远年代的记忆。

平措扎西的家离这所小学咫尺,也是他小时候常和同伴玩耍的地方。后来,格萨拉克小学成了平措扎西的母校。在这所学校里,他成为梦寐以求的宣传队文艺骨干;在这里,他接受了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两位汉族女老师用藏语教授的汉语教育;在这里,他懂得了为人师表的素养。

从小学到初中,他在格萨拉克小学上了整整十年的学。他说:“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很少有其他干扰,自小汲取文艺的机会也比别人多些,经常自编自导节目。通过不断的积累,自己的文艺素养也就慢慢提高了。”

在平措扎西成长的岁月里,格萨拉克学校清脆的钟声,送去了一批又一批藏汉双语基础扎实的后藏学子。无疑,平措扎西是其中的佼佼者。

年少时,平措扎西也曾希冀到外地求学。当时,艺术启蒙老师承诺过,若他考到外地便奖励一把二胡。对自小爱好音乐的平措扎西来说,这是个很大的诱惑。离开家园,出门闯荡,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年轻人的向往。然而,他偏偏被家门口的日喀则师范学校录取。

再回想往事,平措扎西坦言:“现在想来,这是命运对我最好的安排,我有幸在家乡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

化基础。”

西藏大学教授、评论家普布昌居说,《寻迹》寄托了作者浓浓的乡愁,也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还乡”。作为纪实性文化散文,《寻迹》不盲目杜撰,而是花费了作者大量的时间走访、调研,阅读文献史料,这绝不是一本在书斋里就能完成的读本。

西藏文联秘书长李雪艳说,平措扎西先生让我们足不出户便可以神游西藏的西部,作家的神来之笔所到之处,一团团历史迷雾拨开之后,一幅幅迷人画卷渐次展开。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时而穿行在时光的隧道里,对远古的西藏社会生活感同身受;时而伴随着作家笔下的人物行走在无边草原或莽荒原野上,为身边的自然美景深深吸引;时而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故事欷歔不已。整部作品的语言风格平实流畅、贴切自然、生动风趣,又不失多样,表现出作家驾轻就熟的语言把控能力。

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次仁央宗说,该作品以深厚素养和丰富经验,追求释文准确以飨读者,可谓日喀则文化的汇集,它遍检群书,信而有征,实属难能可贵,必定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利,这不管对一般的想了解藏文化的人,还是对学界深入地、全方位地研究藏文化,都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而且本书作者精准的洞察力、敏锐的思辨力,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体认,无不体现出当代学者深切的人文情怀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历史意识,可谓历史的沧桑、人性的思考、人生的真谛、文化的灵魂尽在其中。

平措扎西表示,现阶段写西藏的书目不少,但往往走马观花的多,浮光掠影的多,难以留下一本有深刻影响力的书。“作为本土双语作家,我通过实地调查,深入生活,精读史料,走访当地人,力图将历史记忆、历史延脉复原。对我来说,为故乡立传并非易事,我拿出六七年的光景,精雕细琢,仍不敢轻易示人。我曾经特别担心,自己的这本书最终变成资料的堆积,至今对此仍有忐忑。我希望,在读者眼里,《寻迹》是一本可读性与史料性兼具的文学作品。”

平措扎西表示,现如今是文化和旅游“联姻”的最好时机。在向世人展示西藏独特的文化魅力的过程中,作为一名文化人,应尽到解读她、装扮她、诠释她的重任,希望这本《寻迹》能够在推荐西藏文化上起到推动作用。

平措扎西说,“我在藏几十年,自认为对那片高天厚土的种种民情风俗、宗教与民间艺术基本了然于心。但最近捧读这本《寻迹》才

晓勇

随着学历递进、年龄增长,对文学的爱好,似乎也变成了他生命里另一种融入血脉的激荡浪花,让他时时沉湎于此。

他说:“看的书渐多,直到参加工作后,热爱文学创作的我,有了机会到文联工作,更接近于喜欢的事业。我觉得,很多人的失败源于半途而废,心血来潮的多,坚持不下去的多,这些现象,现如今也随处可见。而我的这份初心和理想,30多年前便有了,无论世事怎样变迁,我从未有一丝一毫放弃的想法。就这一点,我今天仍然特别想告诉年轻人,任何事情,坚持下来、不间断地去做,就已成功了一半。”

寻迹故乡的岁月,我写得很慢很慢,生怕遗漏和疏忽

“青春已逝,年龄增长时,那个叫‘故乡’的名词,就像一股清泉,时时滴入到血液中,让我处处感受到她的存在,感受到她的博大,感受到她对我的滋养。于是就有了报答她的冲动,萌生了书写这片厚土、揭开她神秘面纱的欲望。”平措扎西说。

那是2012年的某天,平措扎西开启了独自寻迹故乡的旅程。也许,这是数十年来故乡一再给予他的初心。那一天,他还未曾想过,这一晃,将是七年的光景。

对平措扎西来说,日喀则是他到拉萨工作后,不断要回味的故乡,“每次从拉萨去日喀则,我总是心潮澎湃。”

寻迹这片厚土时,远至千年,近到当代,平措扎西如饥似渴地搜集着关于故乡的人物、故事、传说、古迹、宗教、民谣、风土人情。

他说,日喀则这一区域,孕育了深厚的农耕文化,也是藏族历史和藏传佛教后弘期重要的发生地。在这片高寒之地,有众多人文古迹,如米拉热巴、唐东杰布、根敦珠巴、萨迦班智达等高僧大德,朗萨雯蚌、阿古顿巴等凡夫俗子,也有萨嘎英雄草原上的党员桑布等现代人。

平措扎西说:“都说西藏文化博大精深,这趟寻迹给我的感受最深。就说日喀则文化,面太广,又有深度,我这次寻迹过程中的很多采访内容,最终根本无法收录到这本书里,只能忍痛割

爱了。”

平措扎西介绍说,比如,佛教后弘期,印度高僧阿底峡曾在阿里传法,想取道吉隆返回家乡,却因边境战争而滞留吉隆多年,大师后来圆寂于曲水聂当这个地方。“阿底峡大师仅在吉隆当地的传说、史料等,就足以为吉隆单著一部书了,所以当伏案桌前开始整理素材时,如何取舍倒成了我最艰难的抉择。”

寻迹故乡七年岁月,平措扎西犹如一个孩童,睁大眼睛仰望着故乡广阔的地域。从西面的仲巴到东面的仁布,从南部的亚东到南部的南木林,在岗巴拉以西的广袤土地上,在年楚河畔与雅鲁藏布江两条河流汇合之处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留下了他孤独行走的背影。

在白雪皑皑的冬日,他穿过草原、荒漠,只为探访一处摇摇欲坠的遗迹;在雨季遭遇塌方泥石流时,他穿过古道,跋山涉水;在每一次探访被拒时,他始终保持一种贴着地面走的低姿态……循着历史的足迹,所到之处,总能突然听到一句“啦突其(谢谢)”的问候,让他顿感疲劳减半,心头暖热。因为在那浓浓的乡音里,蕴含着他绵长的乡愁。

平措扎西说,当时间将历史凝结成片断,后人只能从残垣断壁中、书卷经帙间,寻找关于它的故事。他说:“对故乡日喀则而言,我扮演着参与者、关注者、成长者等多重角色。过去七年里,在采风采访的路上,我看到了风光,也遭遇了艰辛,自认为把所有现阶段能够收集到的日喀则文化现象和著名古迹都翻了个遍,但最终我只敢把自认为参透了的内容写在纸上,也因此我写得很慢很慢,生怕遗漏和疏忽,让这本书留下遗憾。”

为满足读者需求,平措扎西最新力作《寻迹》用当今文化散文的写作手法,在历史人物、事件、时间真实的前提下,对人物行为进行艺术化的补充和完善。

他表示:“我只希望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从小耳濡目染的日喀则精彩纷呈的文化现象,用深度、广度以及真实的姿态,非虚构地记录下来,这是我写作这本《寻迹》的初衷。我觉得,这也是我作为西藏本土作家的一份责任。”

为故乡立传,是报答,也是深情

晓勇

知晓,我所谓的了然而心是肤浅与表象的,故而非常受益。《寻迹》让我们重新发现了日喀则的人文特征、审美层级及其历史演进的脉络界定。我由衷感谢平措扎西,作为土生土长的西藏作家,作为一位精通藏、汉文的民俗专家,以《寻迹》为载体,为记述与弘扬日喀则文化所作的独特贡献。”

西藏文联秘书长李雪艳说,平措扎西先生让我们足不出户便可以神游西藏的西部,作家的神来之笔所到之处,一团团历史迷雾拨开之后,一幅幅迷人画卷渐次展开。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时而穿行在时光的隧道里,对远古的西藏社会生活感同身受;时而伴随着作家笔下的人物行走在无边草原或莽荒原野上,为身边的自然美景深深吸引;时而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故事欷歔不已。整部作品的语言风格平实流畅、贴切自然、生动风趣,又不失多样,表现出作家驾轻就熟的语言把控能力。

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次仁央宗说,该作品以深厚素养和丰富经验,追求释文准确以飨读者,可谓日喀则文化的汇集,它遍检群书,信而有征,实属难能可贵,必定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利,这不管对一般的想了解藏文化的人,还是对学界深入地、全方位地研究藏文化,都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而且本书作者精准的洞察力、敏锐的思辨力,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体认,无不体现出当代学者深切的人文情怀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历史意识,可谓历史的沧桑、人性的思考、人生的真谛、文化的灵魂尽在其中。

平措扎西表示,现阶段写西藏的书目不少,但往往走马观花的多,浮光掠影的多,难以留下一本有深刻影响力的书。“作为本土双语作家,我通过实地调查,深入生活,精读史料,走访当地人,力图将历史记忆、历史延脉复原。对我来说,为故乡立传并非易事,我拿出六七年的光景,精雕细琢,仍不敢轻易示人。我曾经特别担心,自己的这本书最终变成资料的堆积,至今对此仍有忐忑。我希望,在读者眼里,《寻迹》是一本可读性与史料性兼具的文学作品。”

平措扎西表示,现如今是文化和旅游“联姻”的最好时机。在向世人展示西藏独特的文化魅力的过程中,作为一名文化人,应尽到解读她、装扮她、诠释她的重任,希望这本《寻迹》能够在推荐西藏文化上起到推动作用。

平措扎西说,“我在藏几十年,自认为对那片高天厚土的种种民情风俗、宗教与民间艺术基本了然于心。但最近捧读这本《寻迹》才

知晓,我所谓的了然而心是肤浅与表象的,故而非常受益。《寻迹》让我们重新发现了日喀则的人文特征、审美层级及其历史演进的脉络界定。我由衷感谢平措扎西,作为土生土长的西藏作家,作为一位精通藏、汉文的民俗专家,以《寻迹》为载体,为记述与弘扬日喀则文化所作的独特贡献。”

西藏文联秘书长李雪艳说,平措扎西先生让我们足不出户便可以神游西藏的西部,作家的神来之笔所到之处,一团团历史迷雾拨开之后,一幅幅迷人画卷渐次展开。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时而穿行在时光的隧道里,对远古的西藏社会生活感同身受;时而伴随着作家笔下的人物行走在无边草原或莽荒原野上,为身边的自然美景深深吸引;时而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故事欷歔不已。整部作品的语言风格平实流畅、贴切自然、生动风趣,又不失多样,表现出作家驾轻就熟的语言把控能力。



11月20日,由西藏文联主办的平措扎西《寻迹》研讨会在拉萨举行。这是西藏文联名誉主席、西藏美术家协会会长韩书力在研讨会上发言。



平措扎西为读者签名。

自治区文联提供



11月20日,由西藏文联主办的平措扎西《寻迹》研讨会在拉萨举行。这是继《世俗西藏》后,作者又一部旨在为故乡日喀则立传的文化散文力作。

《寻迹》延续了作者另一部文化散文力作《世俗西藏》的创作思路和叙事风格。全书共分七章,用三十五篇作品,讲述了后藏日喀则的历史沉浮、文化演绎,为读者掀开尘封的历史光阴,更描绘了藏族文化的递进轨迹。对古记、传记、史料、民谣、戏剧、风俗、人物、宗教、故事及社会现象等内容的广泛涉猎,让这部文化散文力作,以敦厚的笔锋,在行云流水间,充满了一种历史担当、文化传承和现世关怀。

当天研讨会上,来自区内外的专家学者、文学评论家纷纷表示,《寻迹》是西藏文学界今年收获的一部重要作品,是作为本土双语作家的平措扎西,历经岁月沧桑,走过数十载时光,用他内敛而富于光泽的文字,给予世人的另一个西藏,足以称得上是日喀则的一部文化百科全书。

自治区文联副主席陈人杰在主持研讨会时说,翻阅这本朴素大气的书,一种田园牧歌的气息扑面而来,我首先听到了平措扎西的脚步声,在他的脚步声里,历史情境里的生命渐渐在他的笔下生动起来,从这本书里我读到了诗意的思考、诗意的享受。这本书的语言诗意浓郁,充满着酥油糌粑味。

研讨会上,西藏文联名誉主席、西藏美术家协会主席、著名画家韩书力说,《寻迹》这本书写的都是日喀则地区的人文风情、历史、信仰的掌故以及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所碰撞、激荡出来的种种极富民俗文学表现力的新时期文化浪花。

韩书力说:“我在藏几十年,自认为对那片高天厚土的种种民情风俗、宗教与民间艺术基本了然于心。但最近捧读这本《寻迹》才